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科研规划重点项目

一代女诗人

薛涛

YIDAI NUSHIREN XUE TAO

张云锦 段古泉◎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代 ★詩人



I247.5/1440

2006

一代女诗人——薛涛

张云锦 段吉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慧宇
责任校对:朱兰双
封面设计:何东琳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女诗人——薛涛 / 张云锦, 段吉泉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14-3453-7

I. 一... II. ①张... ②段... III. 薛涛—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7158 号

4

书名 一代女诗人——薛涛

作 者	张云锦 段吉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92 mm
印 张	8.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序

为女诗人薛涛立传，代不乏人。唐有李玘，今有张蓬舟，文虽精妙，但皆简略未详，未若张云锦、段吉泉二君之《一代女诗人——薛涛》，洋洋洒洒近二十万言，可谓集涛传之大成者，读之令人欣喜。拜读之余，获益良多，有如下体会：

一、虽是传记体裁，但忠实于薛涛的历史身世，并对薛涛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做了大量考证，确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全面系统研究薛涛的学术著作，实为难得。我们知道，女诗人薛涛下世已千余年，新旧《唐书》都未为她立传，所存下来的史料不多，且零星片段，语焉不详。作者能从吉光片羽的历史材料中，深入发掘，精工整理，托名段文昌所撰写的薛涛墓志，勾勒出女诗人一生的立身行世，社会交往，诗歌酬唱，把一个栩栩如生的女诗人的光辉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校书九岁能诗，颖悟绝人，随父入蜀，因父获罪而遭株连，罚入乐籍。其天涯沦落之开端，亦即诗才拓露锋芒之时日，诗翰一出，人争传诵，名满蜀都……以诗见重，出入幕府，诗思俊逸，姿度英爽，妙精琴弦，有林下风致，焕然奇秀。”这些描绘，都切合女诗人身世，

五、书中的故事情节也切合历史真实。如把韦皋镇蜀时期奉行的“和南诏拒吐番”的政策写进小说里，情节生动可读，如说南诏大使表示：“愿与吐番绝交，诚心归附于唐。”韦皋大喜，忙派人陪同南诏的使者共赴长安朝拜德宗。这是韦皋战略的重大胜利，内外震动。接着，剑南西川有八个部落国相继归附，并又派节度巡官崔有明去云南，请结友好，从此吐番开始孤立，西南边陲取得了较长时期的安定。这些均切合历史真实。又如韦皋镇蜀时，完成之乐山大石佛的建造，当是唐代蜀中大事。韦皋偕薛涛曾有嘉州之游，而今留下有韦皋所著《大象记》文，和薛涛的《赋凌云寺》诗均刊于寺壁，至今犹存。

六、辞藻优美，行文流畅。书中写长安自安史之乱后的秋天，玄宗、德宗回到长安的漠落萧索的心情，较为细腻真切，动乱后的长安秋夜是：“野云飞渡，雾浪排空。”多少有些恐怖气氛笼罩在父子心头，写得也较真切生动，文笔流畅。

从总体上说，这部《一代女诗人——薛涛》是写得不错的，是为序。

刘天文

2004年12月于成大陶然斋

(刘天文：薛涛研究会会长、薛涛研究专家、成都大学校长)

目 录

第一章	乱世出生幼学诗	(1)
第二章	举家入蜀路茫茫	(14)
第三章	因父株连沦乐籍	(32)
第四章	诗名蜀都惊韦皋	(57)
第五章	悲风冷月泣边关	(77)
第六章	蜀水横流逐悲欢	(95)
第七章	先辱后荣脱乐籍	(108)
第八章	梓州钟情会元稹	(122)
第九章	杜鹃泣泪染红笺	(141)
第十章	浣水徘徊酬贤杰	(158)
第十一章	东行巫山访高唐	(177)
第十二章	诗楼冷见段文昌	(197)
第十三章	白居易杭州寄诗	(215)
第十四章	诗和刘禹锡杜牧	(231)
第十五章	白发沉吟筹边楼	(244)
第十六章	清远江畔葬诗魂	(257)
后 记		(268)

第一章 乱世出生幼学诗

纤细的秋雨，停停落落，天空飘挂着暗沉沉的湿雾，地上叠卷着灰蒙蒙的浮烟，街头弥漫着凄迷迷的寒气。秋风瑟瑟，吹落片片黄叶，沙沙作响。秋色又染长安。

在长安城东的春明门到朱雀门的大街上，一队持钺执刀的禁兵押解着一个汉子，大声吆喝着前行。沿街的人群纷纷躲向两边，排成长蛇般的人墙，蜂拥围观，全都用震惧的心情和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突发事件！

这个被押解的汉子，年约三十岁左右，赤脚，粗腿，一条破旧的灰白裤子沾染了污泥和血迹；上身赤裸，双手被反绑着；嘴里被塞进一块烂布，一双圆睁睁的眼睛射出两团血火，头发竖得像毛刷那样直硬。这些，还不是这个汉子身上的特点，出奇的是他两只胳膊上刺的血字，震慑着人们的心魂。

左臂刺的字是：“生不怕李五郎”；

右臂刺的字是：“死不怕阎罗王。”

转瞬间，雨点落得大了。天，一下变得更黑了，风是黑的，雨是黑的。那个汉子斜仰脸面，像是在接受雨水的冲洗，淬砺自己的意志。

那个汉子左臂上刺的“李五郎”，指的是宦官李辅国，排行第五。李辅国相貌丑陋，粗通文墨，甚有心计，原是禁苑中一个管理马厰簿籍的阉奴，善于钻营，遂到太子宫供差。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叛旗南下，很快占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接着，兵犯长安。唐玄宗仓惶奔蜀避难，李辅国随从太子到马嵬驿，参与了陈玄礼诛杀杨国忠、缢死杨贵妃的计谋。随即向太子李亨建议，分兵北上，直趋朔方，以图兴复。到宁夏灵武，李辅国又劝李亨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组织了流亡政府，任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导了对叛军的作战，李辅国骤贵用事，以殿中监，兼太仆卿，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专在帷幄值班，直掌宝印符契，管理四方文奏，传达皇帝军号，总揽实际大权。他外表恭谨，内藏狡险。当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后，叛军内讧，肃宗起用李光弼、郭子仪等大将，又借了回纥的兵力才打回长安。肃宗回到京城，李辅国又专掌禁兵，凡是起草诏命，必经他的押署才得施行，常在银台门决定天下事，势倾朝野，人皆呼为“李五郎”。

那个被押解的汉子，名叫袁铁翔，长安人，原在临潼东30里的东潼驿当驿丞，东潼失陷时被叛军俘虏，昨天，才逃回长安。

暮色茫茫，细雨纷飞。袁铁翔回到家里，推门一看，屋里冷冷凄凄，蛛丝飘拂，灰尘堆窗，老鼠吱吱乱叫，他打了一个寒噤，连声呼喊“妈！”没有一点反应。

他骤感家中已发生剧变，便拔腿奔往老朋友薛郎的家，欲问究竟。

薛郎一见袁铁翔，大吃一惊，连忙用双手紧紧抱着他，伤心摇头，悲泣不已，许久才凄声地说：“你，回来迟了！”

“我妈妈呢？妹妹呢？还有她，到哪里去了？”袁铁翔惊惶、急迫地问。

薛郎连连摆手，垂首无言。

薛郎的妻子宋莹，已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闻声走进房里，用惨淡的目光望着袁铁翔，喉咙哽塞，欲言无语。

袁铁翔抬起呆滞的眼光，从薛郎夫妻两人悲怆的脸色上，知道大事不好，母亲、妻子、妹妹显然已遭不幸。他用颤抖的声音问到：“是被安禄山的叛军杀害了？”

薛郎轻轻摇头，宋莹也把头转开了。

袁铁翔失声痛哭，垂胸顿脚。哭了一阵，嘴角抽泣着又问：“是谁杀害了我一家？”

薛郎长叹一声，用手指蘸着泪水，在桌上写了“李五郎”三字，痛诉详情：

半年前，李辅国率领禁兵，搜查皇室失落的宗庙宝器，有两个禁兵头目，看见袁铁翔的妻子和妹妹长得美丽，欲行奸污，袁铁翔的母亲上前拦阻，被禁兵杀死。袁铁翔的妻子和妹妹奋起反抗，用牙齿作为自卫武器，妻子咬掉一个禁兵的耳朵，妹妹咬伤了一个禁兵的脖

子，妻、妹均被杀害。

袁铁翔听后，痛不欲生，热血沸腾，便在左右臂上刺了血字，操着一把菜刀，去找李辅国讨还血债，遭禁兵抓捕了。这时，袁铁翔被押送刑场，当即处死！

这事轰动了长安城。

住在大明宫的肃宗略有所闻，遂问李辅国是怎么一回事。

“叛贼安庆绪派遣一个刺客，前来京都行刺，被禁兵捕杀了。”李辅国眨眨眼睛，狡诈地回答。

“听说胳膊上刺了血字？”肃宗又问。

“启奏殿下，这个乱贼的臂上确是刺了血字，”李辅国把眼珠转动了几下，压低嗓音，“狗胆包天，身刺血字，直犯龙颜，罪该万死。”

“刺的什么字？”肃宗严肃起来。

“刺的是‘生不怕唐天子，死不怕阎罗王’。”李辅国把嗓门提得很高。

“哦！是这样的吗？”肃宗的语气是怀疑的，他明知李辅国说的是假话，却微微点头，不再追问。

肃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中兴之主。而李辅国却敢于在这个中兴皇帝的面前，肆无忌惮，公开撒谎，不怕犯欺君之罪。原来肃宗是外示英武，而内心轻百姓，好鬼神，这些弱点被李辅国掌握和利用了。

肃宗初回长安时，素服三日，哭祭太庙，见皇室的家庙宝器已被洗劫一空，心中极为忧伤、惶恐，生怕伤了祖宗的神灵，社稷难保，顿时感到收复长安的胜利也

黯淡无光。他紧皱眉头，指问京兆尹李岷说：“太庙的宗庙宝器到哪里去了？”

“据臣所知，是叛首安禄山命贼将孙孝哲掠夺劫走的。”李岷诚恳地回答。

李辅国斜眼瞟着肃宗阴沉而愠怒的脸，知道李岷的话引起了皇帝的不快，正是自己猎取肃宗的欢心以自固其宠的最好时机，连忙装着恭谨的样子，尖着声音说：“奴臣打听明白，我军包围长安，贼将孙孝哲等仓惶逃走，所掳掠之物，皆都抛弃，乱民乘机劫取，宗庙之器犹散在民间。”

“李中监之言差也。”李岷冷笑一声，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瞪着李辅国，提高声音，奏道：“贼踞长安，大索十日，洗劫府库，掠夺宗庙，搜捕宫女和乐工，并抢劫民间私财，铢两之物亦必掳掠。贼将孙孝哲早将宗庙之器和公私资财东送洛阳。李中监诬民为盗，恐失天下人心，请陛下明鉴。”

“人心是大唐社稷之本。有德则兴，无德则绝，有失天下人心之事，朕坚决不为。”肃宗轻轻挥手，叫李岷退下。他对人心的感慨勾浮起自己回到长安时的动人景象：长安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倾城出动，二十里夹道欢迎，奉迎圣驾，欢呼喜泣不绝，跃舞三呼万岁，声震渭河，响彻骊山。“多好的百姓啊！”

肃宗的脸色一会阴沉，一会兴奋，也可说他的半边脸是苦恼的，半边脸是欢悦的，这正表现出他内心的冲突，这点又被李辅国看透了。李辅国等李岷走后，上前

几步，轻声奏道：“府库资财，失了可以再聚，唯宗庙之器，是祖宗神灵所系，乃大唐天威之宝，江山永固之器，赖以护佑讨贼平乱，关系着社稷的安危。奴臣定派人细查，必使大唐的宝器复归宗庙。”

肃宗微微闭上眼睛，沉默了很久，才从牙缝里吐出两个字：“速查。”

就这样，在肃宗的示意下，李辅国率领禁兵围着坊市墙门，接连几个月，挨家搜查，逞横凶虐，欺压百姓，民间骚然，满城百姓一听说：“李五郎来了”，都惊惶失措。后来就发生了禁兵屠杀袁铁翔的母亲、妻子和妹妹的事。今天袁铁翔臂刺血字，奋身报仇，又惨遭杀害了。

袁铁翔被害后，薛郎悄悄收尸，把他草草埋葬了。

薛郎和袁铁翔，幼年相伴，少年同窗，都是宋莹父亲的得意门生。两人都勤奋好学，品行端正，但两人性格不同：薛郎诚恳、谨慎、有些懦弱，而袁铁翔则刚毅、直爽、有些粗放。在宋莹的婚事上，宋莹的父亲喜欢袁铁翔，而母亲喜欢薛郎，宋莹自己对两人都喜欢，但最后听从了母亲的意见。因有这层特殊关系，薛郎和宋莹在料理袁铁翔的后事时，特别伤感。

此时，一匹飞骑从潼关大道奔来，冲进春明门，飞报史思明的奏章，很快由李辅国呈给肃宗。肃宗一看：

“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殿下，而李光弼阴谋杀臣。臣欲自洗前恶而不能，报国无路，效忠无门。特表求陛下速诛李光弼。若陛下不为臣诛光弼，臣当策马

南下，扬鞭河洛，引兵径往诛之。不矜草表以闻。”

肃宗看了史思明的奏表，心中忧急。他心里虽信服李光弼的卓识，认为史思明贼心不死，终必降而复叛；但又埋怨李光弼激怒了史思明，给自己惹了大祸。原来李光弼阴使乌承恩伺机剪除史思明，被史思明知道，遂以诛杀李光弼为名，反态复萌。

夜幕低垂，天色昏暗，宫里已点亮了九龙宫灯，缕缕柔幻的烛光洒在肃宗严肃而疲倦的脸上。膳桌上摆好的御膳，凉了又热，热了又凉，肃宗一直没有用膳。他心事重重，来回踱步，又回到几案，用手撑着额头沉思。

长安的夜晚是寂寞的。阵阵秋风飘洒凄冷的秋声，人们对这种秋声特别敏感，好像是长安在哀诉、悲歌、呻吟。长安收复已一年了，但长安失去了繁荣，失去了光彩，失去了安宁。长安空空荡荡，长安的精华已经失去了！在这凄静的秋夜中，空空荡荡的长安显得格外寂寞，而秋雨、秋风、秋声使人更增秋愁。百姓愁，愁这兵荒马乱，国无宁日，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薛郾愁，愁四海横溃，世道险恶，家境窘困，度日艰辛。宋莹也愁，愁产期已近，百事无备。肃宗更愁，愁中原动荡，安庆绪拥兵邺城，史思明降而复叛，大唐江山风雨飘摇。太上皇也愁，愁自己不能再听“霓裳羽衣曲”了。各种愁心、愁绪、愁肠，把寂寞的长安压得几乎窒息了。

长安的夜晚是神秘的。烟飞、雾浮、云涌、风摇、

雨跳。大街上专设的街鼓敲过夜鼓之后，就锁上了坊里的栅门，不许人们外出了。街上只有昏黄色的点点街灯，在萧萧秋风中忽明忽暗，投下了神秘的幻影。其实，长安夜晚的神秘不在街上，而在城中央北部宫城里的皇宫深院，高墙威耸，阴阴森森，深奥莫测，权力在那里塑造着神秘，神秘又在那里涂饰了皇权。肃宗即位后，神秘的力量又赋予他一种阴阳不测的权力，把他装饰得极为神圣，似乎给了长安一种新的希望。但老百姓总是疑神疑鬼，怕叛军打来，皇帝就跑，一旦安庆绪、史思明神出鬼没地兵进长安，皇帝的神秘力量就根本不能保证百姓的身家性命。薛郾在这神秘的夜晚，惶惶忧虑，感到自己的命运如烟、如雾、如云、如露，不知被灾风祸雨吹向何方。宋莹用双手压着阵阵腹痛，她呻吟着，痛苦地期待着腹中的婴儿在这神秘的夜晚能平安降世。

长安的夜晚是恐怖的。野云飞渡，雾浪排空，烟涛卷屋，雨打门窗，风响墙角，黑黝黝的天幕晃动着一一种恐怖的阴影。在街头坊里，还散发着杀人腥味，到处都留有火烧的灰烬，淫虐的血迹，掠夺的暴痕，这些已分不清哪些是叛军干的，哪些是回纥兵干的，哪些是官兵干的了。大雁塔的塔峰在秋风中似乎也在发抖，塔底下埋葬了百年的落雁精魂犹在惴惴不安，曲江池的宫殿还浮荡着恐怖的回声，被烧毁的咸阳桥还飘散着恐怖的黑烟。薛郾站在房外，焦虑地望着屋内，听着妻子痛苦的喊声，精神极度紧张，好像要天崩地塌，他的心快炸开

了！

这一天是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九月十一日。就在这愁压长安，寂寞的、神秘的、恐怖之夜，宋莹分娩，生了一个女儿。

窗外，雾腾烟涌，昏天阴影，秋夜流寒，萧萧落叶，落下千般秋意，拂动着薛郎的万种秋心。室内，清灯长明，闪亮着缕缕喜庆的红光，洒映在宋莹疲倦而喜悦的面孔上。她脸色泛白，更显纯洁、温柔，眼角挂着几颗晶莹的泪珠，用慈爱的目光盯着刚出生的小生命，把第一天第一夜第一次做母亲的爱，温存地倾注在女儿身上。她心里有甜丝丝的喜悦，又有酸楚楚的忧怯。她看见女儿似乎是睡着了，显得有些寂寞；小眼睛紧紧闭着，显得有些神秘；小舌头一伸一缩，又显出几分恐怖。这个小生命好像就是寂寞、神秘、恐怖混合而成的精灵。

薛郎微笑着，但微笑里隐藏着沉重的忧郁和不安。

天快亮了，街上的晨鼓已敲响了，坊里的栅门已开放，准许通行，薛郎急忙整衣，要出门去找朋友借钱应急。

“别去。这样早，去惊动人，多不好！”宋莹轻声地说，怜爱的眼光停留在薛郎的脸上。薛郎的脸是一副笑吟吟的样子。她看见丈夫脸上的欢笑，也看见丈夫眼里的忧愁，她感到一阵苦楚和辛酸。

“我看，天色不早了。”薛郎一边说，一边开门仰望，天空阴沉沉地飞着蒙蒙细雨。他退回来，坐在一张

木椅上，心慌意乱。

窗外的细雨随着一阵急风，变成了大颗大颗的雨珠，树枝剧烈地摇动着，在雨水中投下斑驳的光影。“啊，鬼天气！”薛郎坐不住了，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屋里兜着圈子。

“你过来！”宋莹的声音又急又快，用手招呼丈夫。

薛郎走近她的身旁，她一把挽紧薛郎的胳膊，轻声地说：“快，给女儿取个名字。”

薛郎笑笑，点点头，看看妻子，看看女儿。“是呀，该取个名字。取什么呢？”他向窗外望去，天已大亮了，雨也落得细小了，树枝上挂着湿漉漉的雨珠，在飒飒风声中摇落飘零。他走近窗前，用手托着腮边，陷入沉思……

薛郎没有去想给女儿取什么名字，却伤感起自己的身世来。他的第一缕思绪就触动自己科举落第的痛苦，脑子就昏昏然了，视线也模糊起来，思想显得非常凌乱。他埋怨自己命苦，心里翻腾起一阵酸楚、迷惘、焦灼。

宋莹用乌溜溜的眼睛，注视着丈夫傻乎乎的神情，见他的嘴边、眼角挂着难以描绘的痛苦，脸颊上显出几分固执，又闪着几分聪明。她喜欢他的忠厚，也爱他的愚蠢。

他无言，她也无言，长久的沉默。

窗外天色大亮，坊巷里已有行人走动。女儿呱呱地哭叫了，显示了小生命的活力。